



白金书系

愿赌服输

Y U A N D U E F U S H U

庄羽 著

爱情就像
一场举手无回的赌博
它的规则
就是愿赌服输

长江文艺出版社



愿赌服输

Yuan
Du
Fu
Shu

庄羽→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愿赌服输/庄羽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12

ISBN 7-5354-2413-9

I . 愿…

II . 庄…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1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136 号

策 划:红白蓝工作室 插 图:丁 隼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青云工作室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首壹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875 插页:8

版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7000 册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关于作者→庄羽

■ 性别女

■ 宠与爱

喜欢养狗，喜欢跟相熟的朋友坐酒吧聊天；
喜欢鸟山明的漫画；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裙子；
喜欢蓝色牛仔裤；喜欢下雪的时候跑到街上请流浪汉喝咖啡……

■ 物质生活

早饭通常是在浴缸里抽完的两支香烟，习惯在深夜里化妆给镜子里的自己看。

■ 未来状况

梦想着有一天跟一个孩子、一条狗和一个爱人在远处生活。



愿赌服输

属于想像力需要安静的

属于情感丰富 内心有些孤独的

属于曾经沧桑 回首看看的

红白蓝 红白蓝

色彩与声音

情与性

热烈而忧郁

纯洁而冰凉

高贵而淡散

Red White Blue

策 划 红白蓝工作室

E-mail: rwb@vip.sina.com

责任编辑 姚 梅

封面设计 青云工作室

插 图 丁 隼

序

滕文骥

我现在看小说太实用，太功利，只是在找可以用做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的作品。

所以，凡是没有当拍戏或者不能很快地营造出利于拍摄的氛围的小说，翻上几页就扔掉了。庄羽的《愿赌服输》却让我一口气地读下去，并深深地吸引我。

我很吃惊这个年轻的女孩会有如此细微的洞察力，把生活中琐碎的情感精心地串联起来，没有丝毫地矫揉造作，一直让你置身故事之中，就像故事中的人物和环境就在我们身边。我想，我的很多的同行们会像我一样，希望把这部小说改编成为影视作品，呈现于屏幕上。

特别高兴能看到像庄羽这样的年轻人涌现在作者的队伍中，我们应该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我欣赏她这种踏实努力的创作态度。她在大学毕业到现在两年的时间里陆续出版发行了几部小说和散文，并且开始尝试剧本的写作，她的面对社会和生活的踏实作风跟她的文字一样令我感动。艺



RED WHITE BLUE

术创作本身是对人的一种考验，特别是文字的创作，是要忍耐一种心灵上的寂寞的，这一点跟蝉这种动物的蜕变很类似，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慢慢趋向于完美，然而，创作永远没有完美的时刻，永远需要不停地去努力再努力。

这是我第一次为别人的小说做序，庄羽真诚的邀请实在让我不容推辞，如今她正在国外学习，我衷心地希望她在完成学业之余继续她的创作，为我们带回更多、更好的作品，也希望有更多的新人创作出更多的利于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的作品来，繁荣我们的影视事业。

一

秋天，钟国强和周晓烨的家里。

不是很宽敞的客厅，好几个人围坐着，讨论着一些什么。紫罗兰色彩的烟灰缸里已经盛满了烟蒂，茶几上几个精致的杯子刚刚添满的醇香的哥伦比亚咖啡还冒着热气，周围凌乱地散落着几张已经打印好了的文字，客厅里的空气在秋日慵懒阳光的照射底下显得有一点污浊了。尽管如此，在橘红色的夕阳的余晖流淌在这个充满着浓郁咖啡和烟草味道的房间的同时，似乎也给房间里的每一个分子都镀上了温情的色彩。

钟国强坐在长沙发的一角，在仔细听温宝杰说着什么，时不时地点点头，他的太太周晓烨正在小心地切开一个橙子厚厚的皮，还有一个坐在钟国强对面的年轻女孩，她是舒简，有些心不在焉地倾听着对面两个人的说话，却颇有兴致地把玩着沙发上一个椭圆形的靠垫。

周晓烨把切好的橙子先送到舒简的面前，请她拿了一块之后又拿到钟国强和温宝杰的面前。她的动作都很轻，似乎怕弄出什么响声打断了他们说话的思路。

坐了一会，周晓烨起身走向厨房，舒简也走了过去。
厨房里，周晓烨准备着晚饭。

这个房子并不很大，却处处显示出主人的品位，从厨房里整齐摆放着的充满着质朴和现代感的瓶瓶罐罐就能看得出来。

舒简在周晓烨的身后进来厨房，先伸了个懒腰，有些抱怨地说：“他们要商量到什么时候啊？早饿了。”

周晓烨整理着青菜，看了舒简一眼。

“郑伟不是在做体育，怎么忽然又想做电视了？”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按规矩出牌的主儿。”周晓烨择着青菜，回答舒简。她是一个很典雅又很务实的女人，作为著名的演员钟国强的太太，她有着足够的修养和内涵。

“哼，”舒简从冰箱里面拿出一盒冰淇淋，吃了一口，太凉，又放了回去，“我可是见识过了，你忘了你上次跟我说他在上海揍那小白脸儿！”

周晓烨听舒简说这个也不禁笑了起来，她跟郑伟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对于郑伟的了解再也没有人比她更透彻。

“我觉得郑伟简直是一个战士。你一定找个时间让我见见这个把人打得满地找牙的战神。”

周晓烨依旧抿着嘴笑：“那你可不要爱上他，他是个很怪的人，可就是太招女孩喜欢，特别是你这种冲动型的。”

“你说晚了，我已经爱上他……的故事了。”舒简也过来帮着择菜，“这片子他准备投多少银子啊？商量商量弄个小角色让我演，赚点外快。”

“很难说，现在女主角还没有确定下来，只是刚弄出来这么一个本子，还没有具体估算总投资。”

“你们干编剧的真可以，不用东跑西颠，坐在家里就能把故事鼓捣出来。哪像我们一天到晚在天上飞来飞去……电话！”舒简的话还没有说完，电话响了起来。

周晓烨扔下手里的青菜小跑着去接电话，她预感是郑伟。

舒简听见周晓烨拿起电话说了几句之后就把电话给了温宝杰。他的身份很复杂，既是郑伟的助手又是朋友、兄弟，是兼职司机，还是郑伟的专职出气筒。

温宝杰从周晓烨的手里接过电话，“喂”了一声之后就沉默着，听郑伟在那边说了一大篇之后才回答着：“我知道了，我找个时间去看看。”郑伟在电话里又说了一些什么话之后，温宝杰才放下电话，他说电话时候的神情很专注，像是在跟郑伟面对面地谈话。

“什么事啊？”周晓烨问道。

“刘总给推荐了个演员，郑哥叫去问问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前的时候，都是叫“伟哥”的，自从这一对郑伟的称呼被某个公司注册成为商标并且家喻户晓之后，也许是因为担忧被人家起诉“侵权”，郑伟身边的人都默契地改叫他郑哥。

“那就这么个样吧，基本上这么定下来，等女演员确定了再看。”钟国强从沙发上站起来，活动活动胳膊腿。关于剧本的一些细节，他们已经讨论了整整一个下午。

剧本是周晓烨写的，她是一个编剧，不久以前写了一个商业爱情题材的电视剧，准备由郑伟出资来拍摄，男主角是周晓烨为她的丈夫钟国强量身定做的，女主角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因为郑伟一直在外地带领着他的棒球队比

赛，温宝杰一直留在北京处理关于这部电视剧的有关事宜。

“强哥，嫂子，那我就先走了。”温宝杰抽完了一支烟之后，跟钟国强和周晓烨告辞。

“别呀，你嫂子做饭呢，吃了饭你再走！”钟国强挽留他。

“不了，我还有别的事，去看看刘总推荐的女演员。”温宝杰站起身，准备向外走。

“不是说不着急吗，管他呢，先吃了饭再说，在这谈了半天了，早该饿了。要不然我先给你弄点简单的吃完了你再走。”周晓烨向厨房的方向走去。

温宝杰径直走到门口：“我真不吃了，你还不知道郑哥的脾气，他叫我谈完了马上去瞧瞧，还等我的信儿呢，我走了，嫂子。”

“等等我！”舒简看看表，几乎跳起来抓起沙发上的衣服，“我也走！”

“宝杰去看演员，你这么着急走干嘛？”周晓烨不解地看着舒简，她跟舒简是多年的朋友。

舒简嘿嘿一笑，对着周晓烨诡秘地一笑，做了一个打字的手势，周晓烨便明白了，舒简是赶着回家去上网聊天，她肯定又和某个聊友约好了时间。只好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随她去了。

看着舒简的背影，钟国强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舒简是一家航空公司的名牌空姐，平日里很少有休息的机会，虽然时常飞来北京，但也难得有几次空出时间到周晓烨的家里来坐坐。

送走了温宝杰和舒简，钟国强问周晓烨：“舒简那么着

急去干吗?”

“上网聊天呗！最近跟一个什么画家聊得火热，满心指望着能聊出点什么来，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对了，我昨天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个女孩，我觉得很适合演这部戏。”

“什么杂志？拿来看看。”

周晓烨一转身进了书房，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杂志，翻到其中的一页，递到钟国强的手里。

杂志里介绍了一个刚出道不久的演员，叫木子。照片上看起来还算得上漂亮，最重要的是，她看起来很青春有活力，有一双大大眼睛，跟周晓烨在《背靠背》里面描写的女主角很贴切，更巧的是，这个木子跟剧本里刻画的女孩一样，也是一个来自青海的少数民族女孩。

钟国强仔细地端详着木子的模样，重重地点了点头，自言自语似的说道：“也许行呢，约个时间找郑伟一起跟她聊聊。”

“呵呵。”周晓烨想起了什么，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乐什么？”钟国强不解。

“没事。你刚才说找郑伟一起去看看演员，我想着我答应舒简一个事儿。”

“什么事儿，跟郑伟有关？”

“你记得咱们有回在上海，郑伟揍人家的事儿，自从我跟舒简说了以后，她每回见我都问这郑伟是个什么样儿的人呢，就想找个时间见个面。”

钟国强听周晓烨说上海的事也乐了：“那整个一个上海的大亨啊，哈哈。相比之下，我是一个弱者。”

那是在上海的一家茶餐厅里吃饭，一边等着上菜，一边

看电视。餐厅里许多人，看一个关于敦煌的纪录片，坐在郑伟他们旁边的一个家伙拿起了遥控器就换了一个频道，许多人都不满地看他一眼，但都不做声地跟着看一个体育节目，钟国强几个人也不做声地跟着看，过了几分钟，才看进去，那家伙又换了一个频道，换成一个香港歌星的演唱会，郑伟黑着脸“霍”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要去拿那遥控器，被钟国强阻止住了之后又跟着看演唱会，没几分钟，那人又换频道！钟国强很绅士地提醒他：“先生，你不要再换了，这里许多人在看呢。”

“关你什么四（事）啊？”典型的上海普通话从他嘴里甩了出来，“我爱看什么我愿意。”

“大家都在看呢……”

“大家四（是）谁啊？你看我也看，别人都不缩话（说话）你唧唧歪歪缩（说）个什么劲嘛。你四不四没四找四！不要以为窜（穿）层（成）人模狗样的就可以随便乱缩话（说话），真四个……”对方话还没说完，郑伟一脚就把他踹倒在地上：“你啰嗦个什么？”

周晓烨跟钟国强都是第一次看见郑伟在公众的场合愤怒的模样，不知道他瘦瘦的身躯里哪里爆发出来的力量，不等地上的人爬起来站稳当，噼里啪啦又是几个拳头，直接把他送出了门。

过了一分钟，郑伟气嘘嘘地刚坐下，那人拖着餐厅经理又出现在门口，指着郑伟：“就是他，就是他！”

“你找经理？你再敢来？！你进来！我还揍你信不信？！”郑伟站起来，指着上海人。说着向门口跨去。不只是钟国强和周晓烨，当时餐厅里所有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上海人见郑伟又向他冲来，瞬间像时钟里面报时的小人似的“倏”地躲到餐厅经理的身后，立刻不再做声。

餐厅里所有的人无不为郑伟灾乐祸地看着他的窘样子。

郑伟见他如此快的速度隐蔽起来，在钟国强的阻止下，才又坐回到椅子上。事后，周晓烨不止一次地笑谈他当时的神情，像个惩恶扬善的侠客，做完一件好事之后留下一个叫做“无名氏”的称号。

“那天幸亏没有被记者看到，呵呵，不然的话，第二天报纸上全部都是郑伟的照片。”钟国强对周晓烨说，“舒简真没说错，郑伟当时像个战神。”

“他呀，有时候更像个孩子，你还记得他带球队出去比赛，看见飞机上有人把鞋脱了，愣是叫他的队员把人家的鞋给传到最后面藏起来？”

“哈哈哈……”钟国强哈哈大笑，“对了，他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后天，正好后天舒简又飞来北京，叫她一起在咱家吃饭。”

“这个木子怎么办？”

“等郑伟来了，咱一起坐坐。”

“都不知道整天在忙什么？他又那么忙吗？”

“跟舒简一样，没事的时候也不出门，在家呆着鼓捣电脑。都几十岁的人了，早晚叫网上的小姑娘给骗了，现在这些小姑娘可一点都不简单。”

“有那么严重吗？你看问题想得总是太多，职业病。”钟国强说。

“你还别不信！坏人多着呢。郑伟对女人可没有多少抵

抗力的。”周晓烨一本正经地说，“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他？！你不记得他前几天说的，跟一女孩聊天，知道人家特困难，叫我给人家送去两万块钱？我早看了，那女孩一点都不像是个困难户，打扮得倒像个小款姐儿。我看到她的时候正拿着电话跟人吵架呢，听说话就知道是个什么人：‘我就这样怎么了，你老公愿意来找我的，我操的，你妈个×的！’……”周晓烨学着那人的表情，“哎，你说挺好的一个小女孩，怎么一说话的时候满嘴都是生殖器啊！”她自己都被逗乐了。

“哈哈哈……”钟国强大笑着，扔下翻看着的报纸，看了他老婆一眼，笑笑说，“那充其量也只能说明郑伟善良，不能说明没有抵抗力，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咱不管他了，是不是该做饭了？走，我来帮忙。”……

—
—

两天之后，阳光很灿烂的正午时分，北京机场的大厅里，郑伟远远地走来。他高并且出奇的瘦，得体地穿着一套介乎米色和咖啡色之间的 BOSS 西装，他有着宽阔的额头，狭长的脸颊以及一双鹰一般锐利的眼睛，儒雅却隐隐透出一股霸气。

大厅里人来人往，郑伟的步履很轻快，一边疾步走向出口一边掏出电话给钟国强两口子打电话。迎面走来的是不知道哪个到港的航空公司的空姐，穿着整齐的制服，身材高挑，边走边小声地谈论着什么，郑伟只顾着走他自己的路，没有留意到迎面而来的姑娘们，所以当他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被对面的一个急速跑来追赶前面的伙伴的空姐撞掉了正在通着话的手机的时候，很无辜很恼怒的表情一下子就涌到他的脸上。

他的电话在地上支离破碎，电池已经从里面摔了出来。郑伟的脑子里几秒钟的时刻里一片空白，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

女孩却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跑，手里拎着她小巧的工

作包，跑了几步，大概觉得不太好意思，又迅速地跑了回来，迅速地捡起地上已经七零八落的电话，尽量放慢速度地塞到郑伟的手里。郑伟接过电话，自始至终都没说话，皱着眉头。那位笑容可掬的空姐又礼貌性地朝他点点头之后转身追赶在前面不远处等待她的伙伴们去了，甚至没有把电池放回它原来的位置就走了。更没有留意到在她捡别人的电话的时候她自己的手机从口袋里滑落出来。

郑伟也是在转身要离开的瞬间才看到。他迅速地捡起来，再回头张望的时候，那空姐已经消失在工作通道里面。

郑伟迅速地把电池放回电话里，以便继续跟周晓烨通话。

“你干嘛呢，说着说着就断线了？我打半天也不通。”电话刚刚接通“嘟”了一声，周晓烨就发问到。

“刚到机场就捡个手机。”郑伟把刚才的一幕描述了一遍，又说，“那家伙跟赶着去救火似的，真搞败了。”

周晓烨嘿嘿地笑了两声，接着说：“今天正好我有个当空姐的朋友，哭着喊着要认识你呢！”

“认识我！？她没事儿吧……我现在不跟你说，接我的车来了。”郑伟说完还没等周晓烨有个反应，已经挂了电话。

刚坐进汽车，电话又响了起来，郑伟听铃声就知道不是自己的电话，肯定是刚才那个救火女孩的电话在响。

犹豫了一下，郑伟按下了接听键，他猜想应该是那个“救火队员”打来找电话的，或者至少打电话的人是她的朋友，可以把电话拿走。

“你好啊，请问是刚才在大厅的先生吗？”从电话里能清楚地听到她急促的喘息。